

悠悠岁月

拾荒佬

文/金文琴

拾荒佬,老滕的微信名。他在山里有一家农场,专种蔬菜和瓜果。有人叫他老滕,他会笑眯眯地纠正,“又忘啦,叫我拾荒佬!”

“拾荒佬!今给我来三斤菠菜!两颗大白菜!六斤胡萝卜!还有没有吃秋葵的鸡蛋,也带两箱走!”到农场来的老客都是这样扬声招呼他,声音越过一垄一垄的菠菜挤向他。

“来了,来了,先吃点烘干了的秋葵,养生啊!”他的喉咙响亮得身后的大白菜会一颤一颤的。见男人,他就递秋葵或是刚从地里拔出的胡萝卜,见是女客,他会搓搓满手的泥土,一脸不好意思的模样。

他的农场在山里这一带还是有点名气的,东一块小山坡,西一块垄田的,零零散散的七七八八连在一起也有八十多亩地,他对每一位来农场的客人都说,这都是他一块块拾荒田拾来的,这些田从没用过化肥更别说什么胡兰

丹了。在他这里吃饭的能吃到他们农场的当令蔬菜,他不种反季节菜。好多城里人一到周末就开车过来吃他家的农家饭菜,菜里只有菜籽油和盐,没有鱼和肉,但会有炖鸡蛋的,老滕说,他家的鸡是散养在秋葵田里的,落下的秋葵花就是它们的食物。

周末,有阳光的天气,他家农场门口那块水泥场上总会停上几部车,有普通轿车,也有高档越野车。

他家厨房干干净净,全是老滕老婆一个人打理,他老婆也是一个爽朗的清爽女人。厨房里就两口铁锅,烧柴火的。那些柴火不是树枝,全是一小把一小把晒干了茅草。城里人来了都要去灶堂里添把茅草,闻闻茅草燃烧时的青香味,过把用茅草燃火炒青菜的瘾。这个时候,老滕会得意洋洋地表扬,“我们家拾荒婆比我还有远见,这些茅草都是她大伏天一把一把割回来的。”

“哪个是拾荒婆啊!”他老婆

拿着锅铲追赶他,又不真打他。老滕立马软了下来,“老婆子哎,我是拾荒佬,你是天仙女,我错了,你罚我下午挑水浇菜”。

他老婆咯咯地笑开了,“这个人就会哄我,还真被他哄到山里几十年了。”

众人皆笑。

有朋友经常带我到老滕这里吃农家饭,吃完饭就带点蔬菜回城。价格当然比菜市场的贵了多,但货好。冬至过后,又去了一次。这次,老滕老婆进城看父母去了,我们中有人就亲自去菜地里拔了菠菜,洗净,生火,干炒,加油,撒盐,不到十分钟,一盆绿亮亮的带着粉红色根部的飘着嫩光的菠菜上桌了。“地道,正宗,这才是我小时候在农村吃到的菠菜味道”。友人喜行于色。

“我不用化肥种菜的,都是用鸡粪羊粪和一些用青草沤出的酵素。”老滕叨了根烘干了的秋葵,“咯啾,咯啾”地嚼着,便这样拍着胸脯说着。

一女友眼尖,“嗨,嗨,老滕,你口袋里有好东西的么?拿你口袋里的白萝卜给我们吃”。

老滕喉咙又开始一扬,眯眼一笑,“你有天目啊,我口袋里的东西你都看得见啊。”就摸出来一看,是一节还带着泥土的白萝卜。

“还有这么好的东西,你藏着掖着。”女友笑道,“这也是你家农场里的?”

老滕又嘿嘿一阵憨笑。“我拾荒拾来的,不过就在我拾荒拾来的山田里”。

我见老滕真是有个有趣的人,大事小事摊开了,他有那拣得起来的姿态,实在不像个纯粹的农民,肯定见过世面。就问他,他道,“我就是一位农民,一位种蔬菜的农民。”见我们不信,他一边擦那萝卜上的黄乎乎的土泥,一边说道,“不过呢,早年在北京靠收废品,有了点积蓄。好啦,好汉不提当年勇的”。

“我就是个拾荒佬。走走,我去为你们挖点白萝卜,冬天的白萝卜赛冬虫夏草的啊。”老滕懂得自嘲。

老滕,六十不到,板寸头,国字脸,浑身上下没有他这个年龄的赘肉,目光里透着精干,气息里蕴藏着藏得住的人生历练。但你

不细问,他是不会讲的。就是讲,三言两语,最后以自嘲转向别的话题。

老滕是不是真在北京捡过废品,我们中大部分人不信。也不去探究究竟,只选择他在没有污染过的土地上种植出来的蔬菜,就可以了。

活法人人皆有,但人人皆不同。发了大财的人,有的投资房地产,有的投资教育,有的做善事。老滕,到山里做个拾荒佬,把一块块没怎么开发过的荒地开垦投资种菜,种得有模有样的,就是他的活法。

我们有一次叫他老板,老滕道:“我就是山里一农民,种种菜,养养鸡,也是为了自己吃到放心菜。叫我老板,开玩笑!”如果再有谁纠缠他,想再听他在北京收废品的发家史,他就会站起来,回身对他老婆乐呵呵道:“天仙女,我去看看后山那几块地里的青菜和胡萝卜啦,好几天没去,想它们啦,再跟我把青锋茶泡好,我回头要喝的。”

他老婆对着他的背影朝我们一笑:“又去田里拾魂了。”

远远地听到老滕在田埂上吼上一腔不咋地的京戏了。

拾荒佬的大快活莫不过如此。

闲情逸致

过年杂记之吃茶

文/王群

我去华子舅母家拜年时,无论去得早晚都要坐下吃茶。虽然不会留下吃饭,但去了她那,再赶的事都得先放下。

舅母不急不忙地从灶上盛来红枣。一盘锅里温着的,剥了壳的煮鸡蛋,还有一碟酱油,这就是拜年吃的茶。红枣洗净糖水煮,前一日晚上就会备好,白煮鸡蛋蘸酱油,带些咸味。我知道今日来拜年要吃茶,特意没有吃早饭,于是吃了两只鸡蛋,舅母很是高兴,长辈们见我们吃得总是满心的欢喜。

华子舅母,小名华子,是母亲大伯父家的长媳,母亲们为了区别众多的嫂嫂,便称她为华子嫂嫂。华子舅母在舅舅去世后,便和儿子住到了城里。虽然到了城里,华子舅母还是一直烧茶待我们这些晚辈来。

吃茶,吃茶,外人总以为乡人嘴中的茶就是茶叶而已,乡人吃的茶名目多,枣茶、蛋茶、炒米茶、馓子茶……而外人说的茶,却叫做茶叶茶,似乎叫着有些累赘。大约,冷水煮的开水泡的,不是羹,不是汤,就该称作茶了吧。据说,从前结婚要吃六道茶的,大概繁冗陈旧,如今见不到吃满六道的。拜年吃茶从前最早也是用来招待新亲的,后来日子富裕,礼数周全,不是新亲也都吃起了茶。

我的父亲有四位舅舅,我小的时候每年初二会跟着去拜年,留饭是四位舅公轮值,一年一家,但每位舅公家都留着吃茶,到了吃午饭,也就吃不动其它了。大概留饭的舅舅看这些外甥们吃酒不兴,吃饭不香,知道其中缘故,便又作了改革:一户吃茶,一户留饭。吃了茶,不常见的

老伙们说话谈笑,小辈们嬉闹玩耍。这样茶也香了,酒饭也都可以足了。

乡里讲究一些的人家都会有一套小碗,这些小碗叫做茶盏,就是用来吃茶的,此外除了祭祖,就还给孩子吃饭用。小时候,我的祖母说我饭食时,会说吃了茶不好。再想到“茶不思、饭不想”这个俗语时,我想古人吃的茶大概就是我们吃的这些各色的茶吧。

母亲喜欢吃茶,特别天冷

后,有时会挑些好的红枣,烧茶,也可以剥些桂圆里面,暖暖甜甜。父母亲旧时拜年去,带的礼有一包蜜枣,一包绵白糖,蜜枣也是可以烧茶的,不过有糖浸过,再放水里煮,太烂了些,且腻,还是晒干的红枣更合适。

夜里,母亲洗枣,要煮一锅茶,因为明早秋生伯伯一家来,母亲和华子舅母一样,还是恪守着乡里的风俗规矩。乡里过年烧茶的人家也不多了,因为匆匆来,匆匆去,吃茶的时间似乎也没有。



金沙八景之四平夕照 张勤作品

小庄物语

时间(组诗)

文/黄晓春

1
课桌上那道线没少划过
以致中学毕业,才想起
和女同学说过的话
屈指可数

同学会与微信一样
流行着,席上
谁谁谁和女同学说的话
总是比酒多
哦,时间
原来是用于沉淀话题的

2
称呼的长度
时间打磨得越来越短
一个喂字!彼此能懂
都说缺了谁,都能行!
其实缺了,家就不完整

3
不想把我俩关系搞得
如此深刻
我记得你最初的哭
没有最后
你记得我最初的笑
直至永远
我的小棉袄啊!

岁月流歌

乡间小路

文/花花

踏上故乡土地的时候,便踏上了乡间小路
回忆和笑声,在心中升起,荡漾
心中的故事,在这里轮回跌宕
晨间的露水,夕阳的炊烟
夜里,星星的梦,和没完的迷藏
田野里,回荡着人们交谈的声音
和庄稼,和农友,和牲畜
这些故事,都落在了小路上
多年以后再回忆,沉醉里有着泪光
看到了故去的祖辈,看到了互敬互助的人们
教导着我们的成长,努力着我们的生活
而长大后的我们,离开了村庄
离开了日夜在上面奔跑雀跃的小路
离开了父母和慢慢模糊的熟悉脸庞
只留下,小路的等待和年复一年的重复
不管人们去了哪里,小路,它依然
在播种的季节,敞开胸怀延伸进绿色里
成长的季节,如日渐发育丰腴的羞涩少女
到了收获的季节,小路的心就乱了
然后,我的脚步也随着乱了
许多儿时的伙伴,仿佛又回到了熟悉陌生的故乡